

草月
谭译

日本恐怖小说选卷一

〔日〕村山槐多等 著
王诗怡 银色快手 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本恐怖小说选
卷一

〔日〕村山槐多等 著
王诗怡 银色快手 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本著作物。

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08-191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本恐怖小说选.卷1 / (日)村山槐多等著;王诗怡等译. —长春: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9.1
(草月译谭)

ISBN 978-7-5463-0077-1

I. 日… II. ①村…②王… III. 恐怖小说—作品集
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05219号

书 名: 日本恐怖小说选.卷1
著 者: [日]村山槐多等
译 者: 王诗怡等
出 品 人: 周殿富
总 策 划: 崔文辉
策划编辑: 张晓辉
责任编辑: 杨 洋
封面设计: 书衣坊·朱赢椿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: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: 10.5
版 次: 2009年1月第1版
印 次: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发 行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: 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: ISBN 978-7-5463-0077-1
定 价: 27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发行部负责退换)

编者说明

每个民族的文化，都有明媚的一面，亦不乏黑色的一面。记得当初看古希腊悲剧《美狄亚》的演出，台上是一片刀光剑影、狂喊悲鸣，全然不见希腊哲人标榜的均衡、崇高，令人瞠目结舌，不禁想到尼采所谓“日神文化”与“酒神文化”的区分，以及罗素对于希腊酒神崇拜现象及其意义的揭示。唯其绕到崇高的雕塑作品身后，看一下酒神侍女们的疯狂，我们才算对于希腊的精神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。

日本文化也是如此。在这种文化当中，不罕见含蓄蕴藉、敏感动人的因素，亦颇有暴烈凶蛮、黑色阴郁的方面。我们看《叶隐》所弘扬的切腹仪式，那其中便纠结着血腥与壮美；而切腹者所认为至为美好的境界，乃是在血花四溅的至惨至烈中方

能实现。本尼迪克特所谓菊与刀，倒真正概括了日本文化相互纠结而又背道而驰的两个方面。

因之，我们对日本文化的把握，便不能仅仅停留于松尾芭蕉的诗与葛饰北斋的画，单纯玩味文学与艺术当中含蓄优雅的一面，而当做更加全面的探索。一如我们读川端康成美妙的小小说，一定要联系他郁郁的死，或者欣赏三岛由纪夫的作品，不能忘掉他鲜血淋漓的终局——唯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，对于日本文化才能有全面的把握。

这本《日本恐怖小说选》，便是我们选取幽暗沉郁的若干日本恐怖故事、以全面表现日本文化特征的一次尝试。日本文化当中素有怪谈故事的传统；直到今天，那些神秘诡异的怪谈夜话，仍然令到我们又怕又爱地不忍释手。收入本书的作品，都是二战以前日本推理小说热潮当中诸推理名家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有日本传统的怪谈文学的特征，多以晦暗玄秘的风格摹写气氛，又吸收推理文学曲折繁复、引人入胜的特点，可读性极强。对这些特征，我们不揣冒昧，和盘托出；读者应循此而入，以这些绚烂多彩的文本为线索，追求对于一种文化样式全面真切的把握，庶几可以不失观察事物洞见之本源。

编者

目 录

- 001 村山槐多——— 恶魔之舌
- 021 平林初之辅——— 神秘女郎
- 041 桥本五郎—— 不在地图上的街道
- 071 海野十三——— 活着的肠子
- 093 西尾正——— 骸骨
- 123 永田政雄——— 人肉嗜食
- 145 山本禾太郎——— 抱茗荷之说
- 175 渡边温——— 失去父亲的故事
- 183 片冈铁兵——— 赤首之绘

目 录

209 兰都二郎————— 魔像

233 井上幻————— 喉

251 城户休雷德————— 决斗

271 橘外男————— 逗子物语

恶魔之舌

村山槐多

五月初，某个晴朗的夜晚。十一点左右，我在庭院眺望湛蓝色的天空，突然从门外传来“电报！”的喊叫声。我收下一看，上面写了以下几个字：

九段坡三〇一金子。

“这会是什么呢？三〇一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觉得非常奇怪。金子是友人的名字，而且还是朋友当中最为怪异的人物。

“或许是因为他是诗人，在打什么哑谜吧！”

我拿着这张诡异的电报纸思考着。

发报时刻是十点四十五分，发报地点是大塚。怎么都想不透。总之，我决定到九段坡一趟，换了衣服就出门。

从我的住处到电车轨道有一大段距离。一路上我仔细思考金子的事情。

事情刚好发生在两年前的秋天，我应邀参加全部由奇人所组成的某场宴会之际，第一次结识了他，金子锐吉。他今年二十七岁，因此那时候是二十五岁的青年诗人，但是样貌看起来非常苍老，偏红的脸上诡异地划过几道深刻而颓废的皱纹，眼睛浑圆又闪着青光，鼻子高肥。特别是我和他会发展成知己的原因，完全是由于他的嘴唇。

因为宴会净是一些病态人士所举办，不论是哪个与会者，都给人诡异特殊的感觉，若是不知情的人来看，简直就是与恶魔的聚会无异，不过其中还是以这位青年诗人的嘴唇最能吸引我的目光。

恰巧他就在我的正对面，因此我得以尽情地观察他。他的嘴唇真的很宏伟，简直就像两根被绿锈蚀尽的铜棒撞击在一起，而且不停抽搐蠢动着。吃东西的时候更是壮观。每当热血澎湃的火红铜棒一闪动，就会如电光石火般上下开合地将食物扫

进去。从未看过人类嘴唇如此丰厚的我，不由得暂时忘我地注视着那人用餐的模样。

突然间，他可怕的眼睛瞪向这边。他霍地站起大声斥责。

“喂，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脸看？”

“嗯，真的很抱歉。”

我在回神之后如此答道，他再度坐了下来。

“被人盯着瞧很不太舒服啦，你也一样吧！”这么说完话的他一口气干了一大杯啤酒，精明的眼睛看着我。

“是那样的，我只是对你的容貌感到某种兴趣。”

“我一点都不觉得感谢，我的脸要怎样应该和你没关系吧？”

他的样子很不高兴。

“别发火嘛，喝一杯算您见谅了！”

就这样他——金子锐吉和我成了好朋友。

他是个愈交往愈觉得奇特的人物。拥有不少资产，没有父母兄弟，孤零零地孑然一身。虽然读过各家学校，却没有一所顺利念到最后的。

他讨厌谈起那些经历，因此我也不甚清楚，总归他是一名诗人。

他是个彻底的秘密主义者，很讨厌有人到自己的家，做些

什么完全没人知道，不过他经常到街上走动。时常可以在酒吧或料理店看到他。才这么认为没多久，就又两三个月消失踪影。真实情况不得而知。

他是最亲密的朋友，而他也很信任我，虽然如此，除了他是个来历不明的怪人之外，其余我都一无所知。

二

脑袋里一直想着相关的事情，不知不觉已经站在九段坡上了。

放眼远眺，夜里的都市已在脚底下展现开来。神保町的灯火从漆黑中溢出光芒，就像钻石从矿石中暴露出来一样。

我环顾着坡道上下。我想金子大概会在这里等我吧！不过，却没看到半个像他的人出现。曾试着往大村铜像的方向寻找，但是空无一人。在九段坡上待了三十分钟左右，我决定到他家试试。他家就在富坂附近。

一个狭小却美丽的住所。

我来到他家门前，看到有警官进进出出的。我一惊，询问之下才听说金子自杀了。冲进去一看，金子躺在六叠大的房间里，被两三名友人和警察团团围住。

他是将火钳刺进心脏而死的。有两三次重复刺过的痕迹。虽然脸上呈现紫白色的模样，不过就好像在睡着似的。医生判定大概是因为烂醉引发精神错乱的结果。

自杀者的身体有浓浓的酒精气味。死亡时刻就是刚刚。路人听到痛苦的呻吟声之后，于是造成了一股骚动。

任何遗书都没有。但，刚才收到的电报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从时间推算，金子似乎在发了那通电报回家后立刻死亡。我又再悄悄回到九段坡思考着。电报中的数字三〇一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九段坡的某处是否存在着那样的数字呢！我看了又看，什么也没有。

突然间，我注意到了。

九段坡的面积拥有三百以上数字的东西只有一个。那就是坡道上下两侧的水沟石盖。于是我瞅着上面的第一个，面对右手方向的石盖开始往下数。接着仔细调查第三百零一个石盖，但没有任何异状。说不定是从下面数起的数目。石盖全部有三百一十个。因此从上面数起的第十个等于从下面数起的三百零一个。我跑上去仔细端详那石盖，在上方第十个和第十一个间看到某样黑黑的物体。拉出来一看，是一个黑色油纸的包裹。

“就是它，就是它！”

我一把抓住它，立刻奔回家去。

解开包裹，里面出现一本封面是黑色的公文。念着念着，才首次认清金子锐吉的真面目。

“他不是人。他是恶魔！”我大叫。

各位读者们，当我将这份文件公布在你们面前的时候，身体仍残存着战栗的感觉。以下就是那份文件的内容。

三

朋友啊，我决定一死。

我将火钳削成像针那样，以便能刺进自己的心脏。当你读到这份文件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应该已经结束了吧！根据以下的叙述，你会发现你选择作为朋友的诗人，竟是个史无前例的可怕罪人。

你大概会对与我结交一事感到既惭愧又愤慨吧！

但愿你在憎恨我的尸体前能先为我哀悼。

因为我是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。那么我就毫无隐瞒地，开始叙述我那污秽不堪的经历。

我原本不是东京人。

我在飞弹地区的某山间出生，在那里长大。我家代代都是

木材商人，到了父亲这一代已经是屈指可数的富豪人家，远近驰名。父亲是一位质朴却又出众的人，不过壮年时曾纳一位名古屋的名妓为妾。小妾怀了一个孩子。那就是我。

当我出生之际，原配也就是大娘已经有一个儿子了。虽属外遇事件，但父亲还是让原配和小妾住在一起，连同小孩们也一起被养大。

我十二岁的时候，大娘已经有四个小孩了，接着在那一年的四月又产下一子。那个弟弟是身体具有异象的奶娃，在村中引发了非常大的流言。因为他的右脚掌出现了月牙形的金黄色斑纹。

听说某日四处流浪的郎中在看过婴儿后提到：

“这孩子的死状甚惨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这奇特的预言居然完全命中。在我年幼的心里，也对婴儿脚掌的月牙形状感到奇妙不已。

对我而言当时亦是相当难忘的一年。那就是父亲在十月暴毙了。父亲是立完遗嘱之后才死的。我和母亲分到一万元，但也因此被断绝了关系。家里由大我三岁的长男继承。

父亲为人亲切，为了我们母子的幸福着想，才会做了如此的决定。实际上，母亲和大娘之间的暗斗从未停止。

如果大娘握有家中实权，可想见我母亲一定会遭到迫害，这是比看到火焰还容易明白的事实。于是我们两人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立刻来到东京。

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家乡了，而且与老家也完全没有联络。两个人靠着一万元的利息生活。母亲一丁点儿都看不出艺妓习气，是个聪明质朴的女人。

我十八岁的时候，她去世了。往后我便一人独居，最后以诗人的身份过着放荡不羁的日子。这就是我大概的经历。在这个经历背后，辗转被下述的恐怖生活所纠缠着。

从小我就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。完全不像其他孩子那般天真无邪。老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待着，连玩耍都没兴趣。我会跑到山里，呆呆站在岩石阴影处之类的地方，眺望行经天空的云朵。这个罗曼蒂克的癖好随着年纪渐长而变得很不健康。

恰巧在离开飞弹的两年前。我为某种奇怪的疾病苦恼了半年。我的背脊一直因为无法忍受的苛痒而懒倦不已。没办法走直线，身体经常会往前倾。

气色变差了，而且身体愈来愈瘦。母亲相当担心，让我尝试了各式各样的疗法，后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竟然治好了。

生病时我学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那就是我很想吃极度诡

异又不太寻常的食物。最初是想吃抹墙用的泥土想吃到受不了，于是背着人逐次吃掉手边的墙土。那个味道非常美味。

我特别中意家中仓库的白墙。可怕的是，我吃着吃着，竟让厚实的墙壁开出一个大洞。从此以后，我对人类无法想象的食物兴起了偷偷品尝的浓厚兴趣。

不爱见人的个性让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好几次我将蛞蝓黏答答地吞咽下去，而且比以前更常食用蛙与蛇。这些在飞弹周边并不稀奇，之后还从内院的泥土拉出蚯蚓或金龟子吃。春天则有呈现金色、绿色以及紫色等等各种似乎有毒颜色、散发强烈臭气的毛毛虫。

奇形怪状的昆虫不断填满我的食欲，也曾被家人撞见我那遭毛毛虫刺伤而发红肿胀的嘴唇。所有东西我都吃，但都没有中毒。

这种奇特的习惯眼看就要愈演愈烈了，不过随着母亲一起来到东京，适应了都市的生活，自然停止了恶习。

四

然而十八岁的冬天是母亲去世的季节，我感到哀恸难耐。无法承受悲伤，总是在哭泣。天生孱弱的身体转瞬间罹患

了严重的神经衰弱。我就像幽灵那般虚弱。小时候的脊椎病再度复发。

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二十岁的时候从就读的国中休学转居镰仓。就这样时而在镰仓，时而在七里滨、江之岛，游玩了许久。过着或是散步或是在海滨戏水的生活。不久，身体渐渐产生了变化。长久以来处于都会喧闹中的我，忽然跑到美丽的海边游玩后，身心慢慢恢复了健康。

我回归本性。过去在飞驒山里因独处而欢心雀跃的幼童心灵又再度回来了。

某日傍晚，我将这一个月以来觉得食物非常难吃的东西仔细想过。对于从海滨戏水归来的空腹而言，旅馆最高级的料理应该没有难吃的道理。

我照着镜子。苍白的容颜变得红润。呆愣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了健康，却又吃不出东西的美味。我伸出舌头，霍地转向镜面。刹那间我下意识地抛开镜子。

我的舌头非常长。恐怕有三寸五分吧！不知何时居然长到这么长，而且还是个莫名恐怖形状的舌头。我的舌头是这样的舌头吗？不、不，绝不是这样的舌头。但，拿起镜子仔细端详，一整片长满凹凸凸疣状的紫色和银色尖疣的巨大肉片，滴滴